



(日)贯井德郎◎著 张弛◎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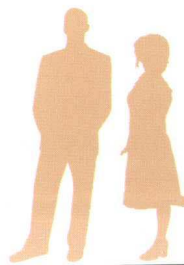
ぬくいとくろう

夜想

や
そう

都市の夜景显得尤其绚丽，可在这霓虹闪烁中，什么才是真实的？死去的妻子仿佛还在眼前，出走的天美小姐仿佛已经回来，美若仙女的心理咨询师仿佛已将他治愈……但，真的是这样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夜 想

(日) 贯井德郎 著
张弛 译

YASOU by Tokurou Nukui

Copyright © 2009 by Tokurou Nuku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rou Nukui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想 / (日) 贯井德郎著; 张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33-0777-2

I. ①夜… II. ①贯…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981 号



夜想

(日) 贯井德郎 著; 张弛 译

策划编辑: 褚盟

责任编辑: 姜晓倩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九一

封面摄影: 摄影师老凯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24.375

字数: 247千字

版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777-2

定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在几个月之前，雪藤直义并未想到会一个人迎接三十一岁的生日。

当想到这一点时，他的眼前一片暗淡。一瞬间，他仿佛尝到了双目失明般的恐怖滋味，但顷刻间又醒悟到，这全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茫然若失的缘故。

人类的内心都安装着类似于“保险闸”的防护措施，如果承受了过多的负荷就会跳闸。他意识到，尽管自己一直都没能习惯这种已经反复经历过的“视野暗淡”现象，但是也多亏了这个现象，他才活到今天。这是一种类似动物保护自己的本能，跟他本人的意愿无关。而雪藤自己也十分厌恶这种本能。

没有人会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尽管自己也知道，但这个事实加深了他内心中的孤独感。雪藤开始厌烦思考这些事，甩了甩头出了被窝。如果放弃思考，只是机械地挪动身体的话，内心的痛苦就会减轻好些。要说到最近这几个月他学习到的东西，恐怕就只有这么

一件了。

雪藤去厕所撒了尿，然后洗脸漱口，拉开房间的窗帘，无意识地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才第一次停了下来。听昨晚的天气预报说，昨天后半夜开始下的那场雨应该持续到今天傍晚才对。因为雪藤的工作需要在外边跑，所以他会关注天气预报。上床睡觉的时候明明还想着明天又是阴沉的一天，结果拉开窗帘一看，天气意外地晴朗，连个下雨的样子也没有。

打开窗子，雨后初晴的湿润空气进入肺里感觉很舒服。抬头看看，漂浮着积雨云的天空呈现出淡淡的水蓝色。除此之外，一道充满了张力的七色光线一直延伸到远方，雪藤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鲜艳的彩虹。

雪藤忍不住发出“啊——”的赞叹声，不过这到底是赞叹，还是心里踏实下来的叹息，他自己也无法判断。这声“啊”大概包含着感动和放心，还掺杂进一种解放和欣喜的感觉吧。

这就是“瑞兆”。

这个日常一般不会出现的词汇一下子涌到雪藤脑子里。他想，今天说不定会发生点什么吧。

自从自己的幸福被粗暴地夺走那天以来，雪藤心里一直都没有过这种感觉。莫非“喜悦”这种感情在今天又到访了吗？雪藤一边看着那道工艺品般的美丽彩虹，一边产生了这种无根无据的预感。而且，他都有点想对抱有这种预感的自己表示一下祝贺了。

雪藤像往常一样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瓶营养饮料喝了，走去上班。跟同事们道了声“早上好”，也收到了星星点点的回应。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前一个时期那样小心翼翼的气氛了。尽管如此，雪藤还是能敏感地感觉到有什么跟过去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而且那起因多

半还在自己身上。

开店的时间是九点半，不过还是有性急的客人九点一刻就来了。所以他不得不赶紧把杂务处理完，然后接待顾客。雪藤把桌子上堆积的文件和便笺纸收集起来，逐一确认内容。纸上记录着今天预定来访的顾客，仔细一看，来的客人跟名单上写的不是同一个人。

雪藤感觉到一阵血气涌上面颊，糟糕，约重了。

本来在这个时间段已经约好为某位顾客修理汽车，结果雪藤把这件事忘记了，又应承了别的顾客。而且既然已经到了约定的当天，再想变更也不可能了。雪藤慌忙冲出店外，朝店铺后面的维修车间跑去。

到了维修车间，雪藤抓住一个修理工，对他讲了情况，拜托他无论如何想个办法在预定的修理工作表中插进一个额外的预约。当然雪藤自己也知道这种要求让人很为难，但是顾客特意在工作日里挤出时间跑来，总不能让他白跑一趟。不小心接受了第二单预约，全是自己的错，雪藤只有点头哈腰地拜托修理人员。

“真没辙。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啊！”

“抱歉。实在是对不起，我会报答你的。”

雪藤双手合十，一个劲儿地鞠躬。修理工又说了句“可没有第二次了啊”。

说到底，把客人约重了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回。可是承担后果的不是雪藤，而是修理工人。他们会有怨言，雪藤当然也明白。而且修理工人们都不是那种当着自己的面发泄不满的人，所以雪藤就更觉得难受。

虽然还想再多鞠几个躬，多道几次歉，但是前面的店铺里还有客人，也不能不顾。雪藤就好像脚上拴着大铁球那样拖着沉重的步

子转身朝店铺走去。

回到店里一看，雪藤的客人正在观看展示中的新车。雪藤走上去打了个招呼，问客人要点儿什么喝的，然后对接待的女性讲了，就把客人开来的车子开去维修车间。然后又对着修理工一再低头道歉。

虽然能感受到修理工人们投来的露骨的厌烦视线，不过这也不是光道歉就能解决的事件。九点半，另一个预约的客人也来了，雪藤照样处理。把这辆车开到维修车间，有个修理工人故意大声说了句“行了，加油上吧”，口气里却完全没有加油的意思，显然是对雪藤表示不满。

那肯定是积蓄已久的情绪在今天爆发，于是气氛更加紧张了。雪藤想到错全在自己，恨不能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躲起来。

这一天的突发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上午十一点左右来了个电话，比雪藤早来店里五年的一个前辈正好空闲就去接了。雪藤一边接着别的电话一边偷眼望去，只见前辈不断地朝着话筒鞠躬道歉。

是投诉吧，这可要命。就在雪藤这么想着的时候，前辈伸手捂住话筒，朝雪藤扬了扬下巴。

“这可是你的客人。你不是跟人家说十点半会过去吗？”

“哎？”

雪藤什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会呢？不过眼下还是先接电话。雪藤拿起话筒，对方用低沉的声音报出了姓名。

听见顾客的名字，雪藤一下子想起了预约的事。不过到顾客家去拜访应该是明天，可能是顾客自己弄错了吧。

“请问您约的是今天吗？我这边记得是明天……”

“是今天十点半啊。一开始约的是明天，不过后来不是打电话改成今天了吗？”

被客人这么一说，雪藤感到自己脸都青了。确实是这么回事。自己只把一开始的约定慎而重之地记在手册上，倒把改期的事情忘记了。糟糕，到底为什么一直犯这种要命的小错呢，雪藤的脑子里乱成一团。

只得先对顾客道歉，然后说这就过去。但是顾客似乎很生气，说不用来了。

尽管如此，事情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大概得提着礼盒上门道歉才是。雪藤一边思考着补救方案一边挂上电话，正想站起身来。

“喂，雪藤！”

刚才接电话的前辈制止了雪藤。抬头一看，前辈的表情十分严厉，向下俯视着自己。

——这个时候总算来了啊。雪藤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这也太松懈了吧。我说，你的事我知道，不光是我，店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同情你，知道你不好受，还有人因为这个掉了眼泪。所以大家才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历过那种事，确实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投入工作的。不过，再怎么说你也有点太过分了吧。接二连三地犯错误，给大家添了多少麻烦。只给店里添麻烦也就原谅你了，这次连客人也给得罪了！”

因为太生气了，前辈连目光都变得尖利起来。雪藤一边拼命忍耐着前辈的怒气一边环视四周，其他的工作人员的目光和雪藤的刚一相遇，就都立刻避开了。而且，那与其说是尴尬，还不如说是态度冷淡，就好像在说随便你好了，不想再管你了。似乎雪藤已经不再是他们同情的对象，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

雪藤的喉咙似乎被塞住了，呼吸也困难起来。

“大家也不想对你说这些，都相信你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

来。不过你压根儿就没体会到大家的苦心，总是一个劲儿地犯这种根本不该犯的错误。听好了，我们可是做汽车销售代理的。说白了就是靠客人吃饭的行当。比起别的行当来说更不能容忍错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大家心里的苦处，大家可是满肚子气地在工作哟。所以就算是不想说，也得抛开脸面对你说这些，你明白了吗？”

是。除了小声地应答，雪藤没有其他的话好讲。

既对前辈的训斥感到漠然，又有一种好像刚被人通知到的心情。是吗，原来是这样啊，大家都在生气啊，这也怨不得别人。

“如果你没法改正过来的话，就先休息！休息一段，觉得自己恢复了再来。这才是成熟的做法。”

一口气说完，前辈就好像自己也讨厌自己刚才说出来的话似的，“啪嚓”一下坐在椅子上。“对不起”，雪藤漫无对象地道了声歉，低头冲出了店铺。

被自己放鸽子的客户家位于JR高田马场站的斜对面。雪藤在站前买了三千日圆的点心，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去。脑子里一旦一个劲儿地想着“得快点”，正在那里激烈地短兵相接的种种烦心事就好像自动消失了。雪藤恨不得永远这样走下去。

到了客户家，主人连给他开门的意思也没有，雪藤朝着对讲机一再道歉，纠缠了三分多钟之后，对讲机里传出“总之今天先给我回去吧”的声音。没办法，雪藤只好放弃，把点心盒子放在客人家门口转身走了。从车站到这里并不太远，雪藤却觉得身体像摊烂泥一样疲惫。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呢，为什么还在这里存在着呢，连这个也闹不明白了。

雪藤想起今天早上见到的彩虹。什么“瑞兆”！一件好事也没

有。今天还不是跟昨天一样，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天嘛。还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产生这种无聊心情的自己真是让人生气。看看现实吧，看看这个就好像空壳一样的自己吧。雪藤不断地自我诅咒着。

好不容易来到站前的交通环岛，雪藤想起还得给别的客人打个电话。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手机找到客人的电话号码拨了出去，一边等着对方接电话一边漫步前行。

不巧，电话转成了语音信箱，雪藤留言说以后还会打来，把电话挂断。

就在那个瞬间，就好像等着雪藤把电话打完似的，身后响起了叫住他的声音。

“对不起。您的东西掉了。”

雪藤下意识地停下，转过身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方手上递过来的月票，雪藤认出是自己的东西，随即把注意力转向面前的人。

对方是一位年轻女子。

雪藤望着女子的脸，感到很惊讶。

女子正在哭泣。

“……谢谢您。”

雪藤暂且先向女子道谢，收起了月票。月票大概是在刚才从衣袋里拿手机的时候不慎滑落的，还能再用好几个月，丢了就太可惜了。得向拾月票的女子表示感谢才是。

不过比起感谢，雪藤不能不注意到女子正在哭泣的事实。被人从背后叫住，回头一看对方正在哭，任谁都会惊讶。不由自主地考虑自己的月票掉了这件事和女子的哭泣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

“您怎么了？”

所以雪藤自然而然地询问女子。女子就好像刚刚注意到雪藤的目光似的，慌忙用手指擦拭眼角。

“对不起，稍微‘同感’了一下。”

“‘同感’？和什么？”

女子说的话不清不楚。虽然雪藤并不想追问别人什么，还是忍

不住问起来了。

“因为好可怜，我一下子就……”

女子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取出手帕压在眼角上，之后就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露出浅浅的微笑。

“我得走了。”

女子朝雪藤微微低下头，转身走向来时的方向，好像是专门为了还雪藤掉落的东西才追过来的。

“请等一下！”

雪藤不自觉地大声叫住女子。因为女子说的话太奇妙了，他一时忘记了自制。

“您说的‘好可怜’，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很可怜吗？”

雪藤跑到女子的面前，挡住了她过来的路，女子胆怯似的轻轻向后退去。

“对不起。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是什么不该说的话哟。我的脸色就那么阴沉吗？我是跑生意的，摆着阴沉的脸可不行啊。”

雪藤想要缓和女子的心情，开始说起俏皮话。不过自己都忘记了笑的人，大概也不可能让别人笑得出来吧。

不——女子小声摇头，向周围投去求助的目光，不过，周围的人们都视而不见地从两个人身边走过去了。

“只是有点儿那个感觉。很奇怪吧。您就当我是个怪女人，把我说的话忘了吧。”

女子不断地赔着小心。不过说也奇怪，她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年纪二十岁上下，看上去就是那种普通的女大学生。要说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是脸了。女子的脸轮廓鲜明，五官长

得很美，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也很引人注目。话是这么说，雪藤并没有因为对方漂亮就产生特殊的感觉。

“我到底什么地方看起来可怜，就请您告诉我吧。”

“真的对不起您，我的话太失礼了，请原谅我吧。”

女子一连串地说着，逃也似的跑掉了。雪藤一个人站在那里，心里充满了奇妙的嘈杂声，连拔腿去追都没意识到。

奇怪的女子——大概应该这么说吧。向从来没见过面的人说着“好可怜”，还为他流了眼泪，再怎么说明也太奇怪了。不过雪藤并不想单纯地认为女子是个怪人，因为女子的泪水中不仅仅蕴涵着同情，似乎还藏有深深的共鸣。而且女子不是还说了“因为有‘同感’”这样的话吗？虽然不知道原因，但这个女子似乎能体会到雪藤内心深处的悲哀。

她是什么人？雪藤站在那里望着女子消失的方向。她的身影已经不见了，眼前映着的只有毫无变化的车站日常风景。不过，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确实有能感应自己悲伤的人存在。仅仅是考虑到这一点，雪藤就感到疲惫不堪的心稍稍得到了些安慰。

雪藤把目光转回自己的手上，看了看女子刚才还回来的月票，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从月票夹中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真沙子和美悠，雪藤也被拍了进去。这张照片是第一次带美悠去海边时拍的。一开始，美悠对光脚踩在沙滩上会把脚丫陷进去的体验还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她马上就开心起来，一个人到处奔跑。当她跑到海水漫上来的界线那里时，就好像终于体会到了海的广阔那样，站在海岸线前呆呆地不动了。那个时候美悠在想些什么呢？虽然打算什么时候问问她，但现在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真沙子去追美悠了，她蹲在站立不动的美悠旁边，搂住她的肩

膀，对她说着什么。那肯定是在向美悠说明大海为何物吧。为什么那个时候自己只是悠闲地散步，没有加入到她们之中去呢？为什么没有和真沙子一起向幼小的女儿传授知识呢——这些细小的记忆一个接一个，最后都成为悔意包围着雪藤。

和海浪玩了一会儿，到了拍照的时候。真沙子和美悠站在海浪边，雪藤拿出照相机准备拍照。就在那个时候，一对年轻情侣打招呼说“让我们给您一家拍张照吧”，多亏这样才留下了一家三口的照片。当然，后来年轻情侣也提出来给他们拍张合影的要求，不过即便这样，雪藤还是非常感谢他们。在一家人已经没办法一起拍照的今天，这种感激之情变得更加强烈。

哭到泪水都干涸了——这句话一定是骗人的。当一辈子也不可能消除的悲伤真的刻印在胸口的时候，泪水决不会流干。只是看看这张照片，雪藤的眼中便一下子模糊起来，但是这样的泪水只是徒增自己的悲哀而已，雪藤伸手拭去眼中的泪滴，把照片收回到月票夹里，向前走去。

3

从地铁赤坂站出来，通过一之木大街朝赤坂见附的方向走，进入右首的住宅区就会看到那幢大楼。这三个多月，雪藤已经走惯了这条路。什么时候不用再来这里就好了——尽管这么想，但是再问问自己是不是打心眼里不打算再来时，心里又会浮起若干疑问。对于现在的雪藤来说，唯有待在这幢大楼里时才能安心些，难以想象如果不来这里了会怎样。

“北条心理诊所”位于大楼的三层，雪藤搭电梯来到前台，因为事先有预约，所以在放着古典音乐的整洁的小候诊室里等待的时间很短。不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雪藤站起来走进了诊室。

虽说这里是诊室，但这个房间布置得像高级公司待客室，脚下铺着长毛地毯，摆着皮沙发，还有摆放着高级餐具的橱柜。为了让房间显得温馨特意采用了间接照明，客用沙发的对面站立着身穿芥末色西服、白衬衫的女子。女子见到雪藤，唇边露出微笑。

“欢迎光临，雪藤先生，请坐。”

北条怜子用优雅的手势示意雪藤坐在沙发上。雪藤也向她回以一礼，配合着怜子坐下的时机落座。接待处的女性送进红茶，摆放在雪藤面前的茶几上，随即退下。这时，怜子微微向前探出身子。

“今天是您的生日吧，祝您生日快乐。”

虽然雪藤明白这也是心理咨询的一环，但是对于对方能做到这个地步，还是不由得佩服起来。啊，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竟能把握到这种事情，雪藤再一次深受感动。

“也没什么好祝贺的。”

尽管怜子特意说了，但是雪藤没有直截了当地接受祝贺的能力。虽然这样有些孩子气，但是在怜子面前没有必要掩饰自己。怜子也仅仅是露出微笑，并没有显露出因为雪藤的话而心生不快的神色。

“您怎么说没必要祝贺呢。只要是生日，不管是哪一年的都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啊。”

“哪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也没有人为我庆贺。”

“我不是已经祝您生日快乐了吗？”

怜子感到很有趣似的说道。雪藤觉得好像被怜子捉弄了。

“啊——那倒也是。”

“听到我说‘祝您生日快乐’，不觉得高兴吗？”

“不，没有那样的事，谢谢您。”

尽管感到被人勉强着表示感谢，不过自己确实说了无礼的话。雪藤想为自己的失礼找些借口，所以就把早晨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怜子说了。怜子就像往常一样，适当地“嗯”“啊”着听他讲完。

“……这可真是灾难，难怪您这么泄气。”

怜子用了“泄气”这种年轻人用的形容词。她本人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所以配合起来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不过，这么年轻就能在赤坂开家心理诊所实在不可思议，雪藤觉得大概是她看上去比较年轻。不过就算那样，她最多也就是三十岁出头。尽管在怜子的诊所已经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治疗，雪藤还是不知道她的年纪。

“不管是多悲惨的事情，说到底也不过是别人的事，我觉得您的同情心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吧。”

雪藤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道。当然，雪藤也知道这事不能归结到别人身上，还是自己造成的。但他还是故意这么说，这是因为他期待怜子的反应。

“说得也是呢。人是很难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像雪藤先生您如果一直都摆着阴郁的脸色给别人看的话，工作的地方也会阴暗起来吧。”

虽然这完全不像是临床心理医生的腔调，但是比接受那种表面上的同情不知道要强多少。雪藤就是因为喜欢听到这种直言不讳的话，才会一直来这家心理诊所的。

“所以雪藤先生今后也不要再希望别人同情自己了，好吧？”

怜子用轻柔的语调严厉地说道，雪藤成功地让她说出了自己想听的话，感到很满足。

“我是在期待别人的同情吗？”

“不是那样吗？”

“我自己倒是不清楚，不过我应该没想那么做，大概。”

“雪藤先生正在无意识地期待着别人的同情哟。”怜子断然说道。被怜子这么一说，雪藤产生了“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的